

西北行记丛萃

西游 日记

徐炳昶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K928.94/6

西游



日记

徐炳昶 著

范三畏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3069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游日记/徐炳昶著;范三畏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西北行记丛萃/胡大浚主编)

ISBN 7-226-02356-3

I. 西… II. ①徐…②范… III. 游记-中国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659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徐晋林

西北行记丛萃

西游日记

范三畏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2356-3/K·398 定价:14.8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西北行记，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风习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它是私家之作，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更具真实性；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即兴秉笔，形式自由，文字往往生动活泼，更具可读性。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文学间的一大创造，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

现存的西行记，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及北魏宋云的《行记》，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唐、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大多已残缺不全。元、明以降，这类作品逐渐增多。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见于载籍的不下数十百种，其记载愈加详尽，内容

SPM62/06

愈加广泛。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多集中在元、明以前之作，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清以下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在今天开发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不仅如此，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有选择地推介、普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增长知识，陶冶性灵，继承前人开发振兴西北的不懈努力，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

《西北行记丛萃》便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汇录而成的。丛书第一辑选录 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 25 种，辑为 10 册。其内容涉及 200 年来西北地区（甘、宁、青、新、陕）道路交通、城乡风光、民情习俗、气候物产，以至政治变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提供一个从不同的、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

本套丛书，以记叙详实、通俗生动、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兼顾内容的多样性。范围涉及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进出西北以前、以后的文字，概予保留。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对原版本中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无标点者加标点，未分段者予以分段；凡征引前代典籍、诗文之处，均予查对校核。

全书不出校勘记，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

【二】

· 西北行记丛萃 ·

属者，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酌加方括号作简注。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以为区别。本着尊重历史、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一般不予更动。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但限于多种原因，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助您走近西北、了解西北，激发您在这片辽阔、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的热情与兴趣。

编者

2001年5月

【三】

· 编者的话 ·



《西游日记》是徐炳昶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部随行日记。记载了从1927年5月至1929年1月上旬，作者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率团到我国大西北（主要是内蒙新疆）考察途中的情况。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长等职。1950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

1927年春天，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北平成立。时有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Sven Hedin 1865—1952），想到我国西北地区继续从事他以前多次所做的考察，经与该协会商议，谈妥了合作条件，遂组成科学考察团，从5月初动身，进行了为期整20个月的西北科学考察。

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氏和赫定二人共任团长，分工负责。团员有中方10人，欧方17人。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民俗和人类学等广泛学科。考察团于1927年5月9



日从北平出发，先乘火车至包头考察，以后便换乘骆驼到百灵庙，再向西抵达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古称居延海的嘎顺诺尔、苏古诺尔湖区。1928年1月入新疆，经哈密、吐鲁番，2月底达乌番木齐。之后在新疆设立气象测候所并考古。1929年1月初，除留新疆继续考察的部分团员外，余人皆经苏联新西伯利亚大铁路乘车东行回到北京。

西北科学考察团以田野考古工作的收获最丰，其主要者有：中国学者袁复礼和瑞典学者贝格满在内蒙古沿途327个地点采集的细石器，在新疆乌鲁木齐柴窝堡、吐鲁番辛格尔、哈密庙儿沟等地采集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贝格满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的居延烽燧遗址，采集约1万支汉简；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等。以上这些，本日记中也有所涉及。唯该日记因属于纪行日记而非工作日记，故所述一般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价值要大打折扣。通读日记内容，其涉及面至为广泛，有些方面（如写新疆经济和政局）且甚为深入。今仅述其大概，不止以下数端。

一、披露外国人劫掠文物：主要记了三件事。一是所论，即对德人冯·勒科克《新疆的希腊之迹象》一书提到劫掠且毁弃文物之愤怒（27.10.5）；二是所见，即对被冯·勒科克打劫之后的别舍克里克佛窟惨象的描述（28.2.19）；三是所闻，指苏俄人特林克勒在新疆不受约束，擅掘古物，其情“殊堪发指”，而其人“不信中国官吏能将他的采集品扣留，将硬带出境”云云，亦可见当时外人在我边疆偷盗文物嚣张情形之一斑（28.4.20；7.16）。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当时新疆政府对我国考察团的考察和发掘，却是阳奉阴违，设置障碍，甚至明令“以后勿再挖取死人头骨以重人道”云云，令人哭笑不得，作者言及此时，心情至为沉痛（28.9.4）

二、关于边疆宗教信仰：日记记内蒙佛教、天主教状况，重点

【二】

写参观昆都仑招(27.5.20)、百灵庙(6.2—3)、鄂博(10.24)及赫介之教堂(5.24)等,态度较为客观;于伊斯兰教,有论《天方性理》一书之哲学或受宋代理学家张载学说之影响(28.1.19),有言及新疆伊斯兰教各统系者(4.17);唯于汉民之宗教信仰,却颇多揶揄,深讥其既非虔诚(28.2.13; 6.23),所奉又杂乱无章(6.22; 10.1)。

三、对中小学教育、民众教育及民族教育之思考:著者当时身为北大教务长,不免在日记中涉及教育问题。如1927年7月25日日记中思及当时中小学教育之现状与理想,认识至为深刻(28.8.4,亦有论述);关于穆斯林之民族教育,亦有着一家之言的见解(27.7.25);对于与教育相关的教材,涉及到当时《地图册》错误的巨谬,又惊诧于“竟没有一个人发觉出来”(12.5)。1928年8月4日日记,对冯玉祥河南通俗教育的进展极为赞赏,尤指出此决非吴佩孚一类军阀所能梦见,凡此皆足耐人寻味。

四、内地政局与新疆政局:此部分内容最多。二者中前为所闻,后多所见。大端如蒋冯阎之战、济南惨案、张作霖遇刺、列强通电要中国政府迁都、马仲英扰新、新疆抓兵、苏日势力对新疆渗透,以及主政新疆多年的杨增新之人格、政绩和遇刺经过,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和分析。披览一过,当年内地与新疆现状及作者之爱国情怀,无不跃然纸上!

五、读书笔记:作者为著名学者,旅途既勤学数种外语,又读书甚多,前后不下二三十种。内容有科学、历史及文学等。或考证,或赏析,或评论,或学习,多有见解,引人入胜,大启读者神智。

六、写景纪行文笔优美:日记文笔流畅,娓娓而谈,或叙述或描写,纪行写景,历历如在目前,读之恍如自身亲历。或间之以诗笔,或出之以诙谐,一叶一鸟,一石一山,或赏其美,或考其理。内中尤其游水磨沟(28.5.13)、初发迪化(6.21)等处景物之

美,读一遍即永远难忘!

七、人物刻画:旅行日记中人物多为闪现式的,但文中仍有几个虽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一定印象的人物,值得一提。如杀骆驼的风波(27.23—26)中那个爱驼如命的驼夫巴德尔厄、迪化城里那个想发财几乎发疯的俄国旧领事嘉寇夫(28.3.15~8.13),还有那不顾一切索要带望远镜步枪的活佛多统领、不相信欧洲并无什么穿山镜子的沙亲王(28.2.1—3)等等。当然着墨较多的还是赫定先生和杨增新,并非能在此一言概括,读者阅读时自会留意。

本书初版于1930年,上海书店编辑的《民国丛书》第二编第87种“历史地理类”已影印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亦收)。2000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以“走向大西北丛书”之一种出单行本时,将文中所有注音字母正文一律改为汉字。此次整理,仍保留了注音字母(原称“国音字母”),而加上了汉字标音(以方括号区别);原文的双行小字夹注,则改为单行排列,外加圆括号区别;原文中的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异体字和不规范的书写,均按正体予以统一;而标点符号的更动则更大一些。原书51幅照片插图,则予以删除。

本文整理中,承蒙西北师大图书馆陈燕、王丽娜同志和省图书馆郭向东馆长予以支持,是为感谢!

点校者

2001.11.18.

【四】

· 西游日记 ·

序言

我于民国十六年初夏，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领着西北科学考查团到中国西北部作科学的调查。十七年冬，因为本团在新疆工作时有困难，并且合作契约已经将届期满而工作却全正在中途，也有请求国民政府允许延长合作期限的必要，乃将团长事务托给袁希渊先生，同赫定博士先回北平，报告本团的理事会，然后同到南京，请求允许延期。统计我离北平共有二十个月之久，这一年多的工作，也总算成一小小段落。我个人对于科学有很高的兴趣，但是对于科学自身却根本是门外汉。旅行时候的常识，比方说，照相、画路线图一类的事情，我也完全不晓得，所以我这二十个月的旅行，个人毫无成绩的可以说。可是因为各团员的勇猛精进，全国的成绩非常的好。我在新疆的时候，曾写较长的报告书一篇，因本团采集人庄永成等回内地的方便，托他带回来。不幸那时候南北初统一，东三省对于从新疆来的人颇有猜疑，该采集人等被捉处狱中数月，所以这篇报告书也遗失了。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周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



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全当作日记的序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一)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由来

我国学术界的同人从很长的的时候就感觉到：知识、科学是国际的，无国界的；而研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的荣誉，则当归之于各国的个人。我国从前对于科学方法不甚讲求，所以对于科学，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非常减色。近来从各国留学返国的人很多，已经有了自行研究的能力，而内忧外患频至迭来，不惟不能奖励研究，并且阻碍研究。至外人一方面，则利用其优越的财力，对于我国的科学材料，“予取予求”，毫无限制，而对于珍贵不可多得的材料，则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如果这一类的情形，不能有所挽救，则我国学术前途，要受到无从计算的损失。因为深切感觉到上面所说的危险，所以大家总想把国内的重要学术团体联络起来，组织起来：自己出发到各地搜集材料，以为精深研究的预备。至对于外人，则怀抱友谊能与吾人合作者固所欢迎，至若企图文化侵略，想攫夺科学上珍贵材料者，则设法拒绝，不使再祸吾土。民国十六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是因为想达到这种目的而组织的。这个时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做的考查，来商议合作办法；我们的协会就派人同他交涉。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协商十余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协会接受赫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本团成立的经过，大约如此。

(二)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团员

我国团员共十人；欧洲团员共十七人。我国团员：一袁复礼，字希渊，研究地质、考古及画图；一黄文弼，字仲良，研究考古

学；一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质及古生物；一詹蕃勋，字省耕，研究地图学；一崔鹤峰，字皋九；一马叶谦，字益占；一李宪之，字达三；一刘衍淮，字春舫——四人均为本团气象学生——龚元忠，字狮醒，为本团照相员。我此时住在北京甚闷，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大家就以团长相推，原因大约：第一因为我比他们全大两岁；第二也或者因为我对于科学毫无所长，使我招呼团里的行政，也是使我容易藏拙的意思。欧洲则除赫定博士以地理学大家任团长外，瑞典团员四人：一兰理训(Larson)，(此人来中国已二十余年，自用此名。日记中则取其译音，名之曰拉尔生)为队长，指挥旅行中的一切事宜；一郝默尔(Hummel)，为本团医生，兼作人类测量；一那林(Norin)，研究地质并作图；一贝格满(Bergmen)，研究考古学。丹马[丹麦]一人：哈士伦(Haslund)，为副队长。德国十一人：一郝德博士(Haude)，为本团气象主任；一米纶威(Mulenberg)，为本团会计；一李伯冷(Lieberenz)，为本团照相并做电影员；一钱默满(Zimmerman)，一海德(Heyder)，一韩普尔(Hempel)，一马学尔(Marschall)，一华志(Walz)，一狄德满(Dettman)，一马森伯(Massenbach)，一冯考尔(Von Kaul)。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恒(Soderbom)，随本团照料事务，然名不列团员中。

出发时的团员如上述。到新疆后，德国团员多归国。瑞典又增研究地磁学并做大地测量的安博尔(Amboldt)。团中又用新疆的气象试习生张广富、赵玉春、翟绍武、赵克勤等数人。至团中所用的听差、厨役、采集人、牵骆驼人，则随时雇佣，多寡不同。

(三)到额济纳河前分队的工作

我们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自北平出发，二十六日抵茂明安旗的厂丫丫[哈那]河。因为骆驼还没有买好，在那里逗留两月。在此两月中，那林、贝格满、丁仲良向东方属喀尔喀右旗之白灵庙附近考查地质、作地图并考古。黄仲良到白灵庙东的么么么[佬伦苏来]寻找古城。袁希渊、詹省耕则

【三】

于厂丫子丫[哈那]河附近考查地质、作图并考古。李伯冷、哈士纶等到白灵庙照了不少的电影片。以后陆续回厂丫子丫[哈那]河，大队终于七月二十二日向西出发。此时团中所买得之应用骆驼三百一二十匹，为从来科学考查所未有之大队。因工作的方便，分三队前进：那林、贝格满、马森伯、海德、生瑞恒、丁仲良率北分队，袁希渊、詹省耕、龚狮醒率南分队，余随大队工作。南北二分队在大路南北三五十里内工作，与大队仍保相当的联络。到三德庙后，因赫定博士病，未能前行，在此数日内，曾派韩普尔、钱默满、马益占、刘春舫到东南二百里许的三道桥，作普通的调查。刘春舫即于此次作画路线图的尝试。因为要向前赶路，南北分队所作详细地图，至三德庙后停止，以后只作路线图并考查地质及考古。过三德庙后，水草渐乏，骆驼亦疲。刘春舫所试作的路线图，大得赫定博士的赞许，以后李达三、马益占等亦皆渐渐学会作路线图。大队于九月二十八日到额济纳河，北分队续到；至南分队则因绕到镇番附近工作，于十一月大队西行后数日才到额济纳河。

(四)额济纳河附近及西面大戈壁中的分队工作及其困难

我们在额济纳河的 $\Delta \angle \text{勿} \times \text{儿}$ [僧笃尔]休息了四十天。这时候的工作分两路：一为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二为额济纳河上游直到毛目县。到额济纳河下游工作，人很多，而以赫定博士之画河图及测湖深为最重要。刘春舫同马学尔沿额济纳河上游至毛目县送信购物，春舫并画沿路地图。黄仲良则从河下游绕至上游，寻找占城。此一段工作只有作地图、考古、气象观测等，至于地质则无人作。在此设一气象测候所，留钱默满、马益占、生瑞恒同数仆人继续观测。又拟设一气象测候所于包头，乃派崔皋九率数仆人运沿路采集品东归，并筹设包头的测候所。然以后因为经费支绌，此测候所终未设立。从额济纳河到新疆哈密，共分五起三路。在额济纳河时，团中所带钱已快用

【四】

· 徐炳昶著 ·

完，因派华志先率数仆人到迪化去取，转迎大队于哈密。其所走路为近来商人避重征向北所绕路，南望P Y 厂 弓 夕 又 夕 力 又 夕 力 丫 [扎罕博克兜乌拉] (白神山)。后又派郝德、韩普尔、狄德满、冯考尔、李达三率一队先到哈密，筹设那里的测候所。他们所走路为商家所通行路，候南，近马鬃山，就是通常所叫“达三早”“达四早”的路。以后袁希渊所率之南分队西行时也走此路。

大队于十一月十八日动身，初意另走一中路，归结走到华志所走路上。至那林、贝格满、马学尔则取较大队偏南路，傍白山山根走。后米纶威前行购粮，迷路错至星星峡；赫定博士因病后行，不经大石头，迳至庙儿沟，则又途中之歧出者。我们在额济纳河时，预备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四十五日的粮，归结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见人烟的地方！冒大风雪仍须前行！几乎可以说已经到了“粮尽援绝”的窘境！率只损失骆驼：至于人虽忍饥，却并未损失一个，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率。我们从厂 Y 彡 Y [哈那] 河出发的时候，从归绥购买的粮食很丰富。据说如果管理得宜，走到哈密，可以饶有余裕。可是因为管理的不得宜，任便的浪费，到额济纳河上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不敷用。以后又派人到毛目县补充了一部分；出发三五天后，又觉到将来万不能敷用，一方面立即减食，一方面派米纶威带几个仆人及轻便的骆驼，赶到前途，购买粮食。不料米纶威走错了路，走到星星峡；又因不认识那里的官兵，误认为土匪（新疆官兵当杨增新时全无制服），甩下骆驼，冒数日夜不饮食的危险，才逃到庙儿沟。以后到哈密，经那边官吏的帮忙，才购得粮食。等到他迎着大队时，我们遇着人家已两日了。沿途困难已详日记中，不再述。

此节除路线图、气象观测照旧进行外，考古及地质工作的结果殊嫌贫乏。一因为此地荒古时即如今日，居民殊不多见；二因为后半节团员饥寒交迫，冰雪通地，也就不大能工作了。虽然如

【五】



此，我们因此得到旅行上极有趣的经验，并且稍破前后单调奋励工作的沉闷，这一节苦寒的旅行，也算自有它的价值了。

(五)入新疆后的困难及其工作之分配

我们天然的困难刚过，人为的困难又起。治理新疆十七年之杨增新对于内地人士本多猜疑，加之此时时局紧张，谣言甚多。随便诙谐的“打手”（李达三有一表弟给他写信，戏称他为团中打手，新疆检查信件，得此函，大为惊疑。我们第一次见杨将军时，他还拿出来这封信让我们看），随便取名的“团长”（道路传言中外合组兵一团，带各种最近世的利器往打新疆。谣言之兴，“团长”一词很有关系。新疆军界，营长以上均称统领。哈密阿副将见我时，称我为统领，他一定仍以我为军界的团长哩），全成了谣诼的起点。杨将军疑惑本团为冯玉祥将军所派遣破坏新疆秩序者，乃调兵遣将，抵御本团于境上！华志至迪化后，不准送款至哈密；郝德等至哈密后，不准设立测候所，送之迪化。境上新调到的兵力有数千之多！及至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全团到哈密，他们看见来者不过是些风尘憔悴的书呆子，疑团始见减少。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到迪化，以后见杨将军，说明来意，他对于我们的疑惑，虽未完全消释，可是很承他的优待，对于工作，亦准尽量发展，不加限制。新疆方面的困难始行告一段落。新疆开头觉得我们为冯将军所派遣，攻打新疆；至甘肃方面，则因我们从北京出发，而北京当时仍属奉天的势力，所以疑惑我们为张作霖先生所派遣，攻打甘肃！道路传言又谓本团有飞机、有大炮，然则我们额济纳河上所留的团员，必有军事作用，自属毫无疑问！并且本团的飞机虽属“查无实据”，而大炮则殊属“事出有因”！本团因为要放氢气球，探查高层的风向，所以带了不少长五六尺、径六七寸的大铁管子！这样的“大炮”，留了十几架在额济纳河上，当然不能使甘肃省府安心！他们开头派员检查，以后又强迫团员马叶谦、生瑞恒到兰州解释一切，生君到兰州后，并且真

【六】

· 徐炳昶著 ·

正坐了两天的牢狱！直至我们电达国民政府的蔡子民先生，得蔡先生向冯将军解释，始被允许继续工作。且此事尚有一节颇可慰藉：即马、生二君虽到兰州，钱默满君却仍留么么兀儿（借笃尔）的测候所，测候工作并无间断。新疆工作得允许后，赫定博士即与我斟酌分配，除了哈密的气象测候所终未得允许外，在新疆境内，设气象测候所三处：一迪化，一婁羌，一库车。又于三处附近山上设副测候所各一处。迪化的副测候所，在迪化东百里之博克达山中，由韩普尔、翟绍武、赵克勤轮流在两处观测。婁羌副测候所在南七十里山中，由狄德满、李达三、赵玉春轮流在两处观测。库车副测候所在西北离库车八十里之额拉库尔，由华志、刘春舫、张广福轮流在两处作测候。郝德博士则周流各处。等到十七年冬我们将回北平时，他并且得允许，将到吐鲁番作数月观测。那林到罗布淖尔附近各处考查地质；贝格满同哈士纶也到罗布淖尔附近考古。黄仲良先到吐鲁番后顺大路附近西行到天山西端；丁仲良亦起于吐鲁番，后循天山根西行至天山西端。袁希渊则在天山北路各处工作。当日工作计划书大略如此，至次年考查期延长后工作区域均有扩大。工作计划既定，外部困难减少而内部困难又起。缘赫定博士原定考查计划书，本想利用新式飞机航行天山南路大沙漠，画地图并探寻古迹，他因同德国国家航空总公司 Luft-hansa 订立契约，该公司供给考查用费，用该公司飞机以为该公司作宣传。此项计划曾在北京提出，因当日的航空署反对，遂暂搁置。可是赫定博士总还想到新疆后从杨将军处设法挽回，然终无成功。以后 Luft-hansa 不愿继续契约，以至德国团员纷纷归国。本团中国方面本无固定经费，此事既起，全团经费根本成了问题。赫定博士不得已，乃于是年五月六日回国，另外筹募经费。经他努力的结果，经费不成问题，而新疆方面的困难又起！起初还觉得是无意中的误会，以后才知道是有意的妨害。赫定先生同我本来计划书

【七】

· 西游日记 ·